

公安部特约刑侦专家 **季宗棠**

侦 审 破 案 精 品 集 之 三

I 253.1/69



国 字

第 一 号

季 宗 棠 著

枪杀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某省国税局局长连同妻子和两个部下一起被人枪杀在家中，因为是建国以来被人枪杀级别最高的干部，该案被公安部列为当年的“国字一号枪杀案”。为破此案，公安部从刚刚聘请的全国刑侦专家中调集现场专家、枪弹专家、痕迹专家和审讯专家参加侦破。

此案案情曲折，情节离奇。作案手枪明明就在眼皮底下，居然连专家也无法认定；根据现场留下的血脚印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结果却证明根本没有作案时间。真的变成了假的，假的又变成真的。真真假假，反反复复。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为假时假亦真。”从一件血案连带捎出另两起血案，排出的人员一次又一次被否定。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凶手却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作了一起错误的案件，终于使案情水落石出。

国 字 第 一 号 枪 杀 案

政法机关 内部发行

ISBN 7-81087-703-8



9 787810 877039 >

责任编辑：汪伊红

李晓敏

封面设计：郝大勇

ISBN 7-81087-703-8/D·530 定价：15.00 元

公安部特约刑侦专家

侦 审 破 案 精 品 集 之 三

国 字 第一号
枪杀案

季 宗 棠 著

(政法机关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作者近照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 1
第一章 四条人命	// 3
第二章 现场勘查	// 13
第三章 思维定式	// 23
第四章 并案侦查	// 29
第五章 初定疑凶	// 39
第六章 初审疑问	// 49
第七章 锁定作案时间	// 66
第八章 查清四大疑点	// 81
第九章 第一个疑凶被否定	// 91
第十章 手机事件	// 104
第十一章 张氏三兄弟	// 113
第十二章 “十六字”审讯原则	// 130
第十三章 枪在西安	// 156
第十四章 十万元巨奖	// 161
第十五章 枪在研究所?	// 166
第十六章 海底捞针	// 172
第十七章 第三桩血案	// 178
第十八章 真相背后的谜团	// 185
后 记	// 196

引 子

凶杀案件人命关天。

不仅因为凶杀案件必定有人被杀，还因为凶杀案件的侦破往往牵涉作案人的生命。杀人要偿命，这是明摆着的事情。因此，侦办凶杀案件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Yes”还是“No”。也就是说，必须要认真做好作案对象的甄别工作。

不是说别的案件不需要甄别。事实上，作案对象的甄别是所有案件的侦办过程中都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但是，凶杀案件的特殊性则使得甄别环节更加重要，因为凶杀案件作案对象甄别的正确与否和人的生命相关，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杀错就没法补救。

人们常说法官手中掌握着人的生杀大权，但人们常常忽略了一点，开启这生杀大权通道的人却是警察。当一个人被锁定为凶杀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时，侦办这起案件的警察手中就掌握了一把沉甸甸的钥匙：或是使对象

通向生，或是让对象走向死。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这句经典的台词，对于警察却真的成为一个重如泰山的问题。

1999年11月下旬，公安部急电召我赶赴兰州，参加号称当年“国字第一号”的特大凶杀案。一场反复涉及“**Yes**”还是“**No**”的侦破过程拉开了序幕。

第一章 四条人命

兰州，中国西北重镇。

兰州从隋朝开皇元年起被置为州。唐朝“安史之乱”后兰州归属吐蕃，到宋朝元丰年才复归中土。明太祖朱元璋曾把兰州降为县，明宪宗再次把兰州复升为州。清朝乾隆年间，兰州改为府。到1913年，经历了1400年沧桑的兰州被废，失去了作为中央下属最高一级行政管辖区的地位。兰州这个名称则被1943年建立的兰州市所代替。

中国西部交通运输的大动脉陇海、包兰、兰新、兰青等铁路交汇于此；中国的母亲河黄河从市区穿过。

这是一个积淀了厚重历史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的地方。

1999年11月10日，兰州市发生一起特大枪杀案，四名被害人在家中被人用枪杀害，被害人中有现职厅局级干部，是建国以来我国枪杀案中被害人级别最高的一

起，因此被列为当年“国字第一号”枪杀案。

兰州市城关区新武都路5号是甘肃省国税局的家属楼。国税局的正副局长和主要中层干部都住在这栋楼中。

11月10日傍晚，刚吃过晚饭，甘肃省国税局副局长马国荣家中就闯进了一位客人。

来人年龄比马副局长大，官职却比马副局长小，他是国税局的一个处级干部，局信息办公室主任郭建庆。

说他闯进马副局长的家，并不是说他采用非法手段强行进入，而是指他进入马副局长家的那种派头和神情。一进门，就用手指点着马副局长的鼻子说东道西。马副局长的妻子请他吃水果，他说自己已经刷了牙，不吃。那派头，根本没有下级对上级的恭恭敬敬，倒仿佛是上级对下级进行训斥。

对于郭主任的骄横态度，马副局长心中虽然不快，脸上却不敢有丝毫表示。事实上，郭主任以前确实是马副局长的上级，而马副局长能有今天，也离不开郭主任的提拔和推荐。况且，今天郭主任上门，为的是单位工作上的事情。郭主任认为局里对于信息办的调整和配置不合理，仗着自己和马副局长的特殊关系，晚饭之后找上了门。

对于工作安排有不同意见是很普通的事情，即便是上下级发生争论也很正常。如果是别的下级干部，也许马副局长很快就可以把问题处理停当，偏偏在马副局长和郭主任之间具有的特殊关系，却使他们的争论无法得出结果。一边是自以为有理并且倚老卖老的下级干部，另一边则是为照顾老上级而不愿下命令的上级领导。无

奈之下，马副局长只好提出带郭主任去见更上一级的领导，也就是住在对门的正局长刘成礼。

本来只用几分钟就能解决的工作争端，因为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被延长，进而升级到找更高一层领导解决。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走，就使两人走上一条不归路。

刘局长的家就在马副局长家对门。两人不仅是上下级，对家里的情况也是熟门熟路。刘局长的门外还有一道防盗门，马副局长却没按门铃，伸手就把防盗门给拉开了。他知道，除了夜里睡觉和白天上班，有人在家的時候，刘局长家的防盗门是不上锁的。

倒不是刘局长思想麻痹。这里是国税局的家属楼，整栋大楼住的都是国税局的人。刘局长家的楼上楼下、对门隔壁住的都是国税局的干部，确实用不着关门上锁，森严壁垒，否则倒显得有点和群众的距离太明显，有点不正常了。

那天刘局长不仅防盗门没锁，连里面的大门都没关。

马副局长站在门口喊了声：“刘局长在吗？”

屋里传来刘局长妻子的声音：“在呐。”

于是，马副局长率先进了屋，郭主任跟在后面进了门，顺手把防盗门关上。

马副局长的妻子把丈夫和郭主任送出家门时，就站在门口，看着两人的身影消失在视野。她根本想不到，这竟是她有生之年看见丈夫的最后一眼。

马副局长的妻子是一个特别爱清洁的人。每次家里有客人来过，她都要用抹布把房间里的家具全部擦一遍。

这次，在郭主任走后，她仍然按习惯把家具擦了一遍，还把地板也擦了一遍。因为丈夫是穿着拖鞋出去的，那双上班时穿的皮鞋留在了家里，于是， she 就把丈夫的皮鞋擦干净，看着手上沾了点皮鞋油，干脆再把自己的皮鞋也擦了一遍。里里外外的卫生全部打扫完毕，她才心定神闲，坐在沙发上开始看电视。

不一会，突然听到楼道里传来“啪”、“啪”几声很清脆的声音。她当时的感觉就听着是枪声。她一激灵，从沙发上蹦起来，赶紧跑到家门口，从猫眼里向外看。

从她家的猫眼往外看，能够看见两样东西。一个是对面刘局长的家门，还有就是整个楼道。

此时，刘局长家的防盗门仍然关着，里面的家门也关着，楼道里的灯亮着，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动静。

她笑了笑，觉得自己太多疑。这太平盛世，怎么可能有人打枪？也许是刘局长家的小孩放鞭炮吧。于是又回到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

6

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心却已经定不下去了。作为一个副局长的妻子，她本来已经习惯了丈夫的晚归。在中国，只要当上干部，他的作息时间就必定是不正常的。由于议程太多，正常的工作会议常常会延续到下班；出现紧急情况需要加班；下班后还有应酬，这些都导致干部不能准时下班。当上干部就不可能享受九点上班五点半下班的稳定生活，这是在中国当干部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干部的妻子也就必须接受经常性地独守空房的现实。

但今天，马副局长的妻子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从晚饭后郭主任上门她就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别扭。

比如说，郭主任敲门时，马副局长正在打电话，郭主任的闯入打断了马副局长的电话，这使她觉得不舒服。

又比如说，当郭主任和马副局长争执起来时，她拿了一盘水果进客厅，请郭主任吃水果，企图用这种方式缓和争吵双方的情绪。这着儿是一个老干部的妻子在马副局长上任后传授给她的“贤内助”秘诀。大凡有下级因为什么事情和马副局长发生了争吵，只要她使出这一着儿，别人看到领导的妻子如此有礼貌，往往会把失控的情绪控制住，从而使事情朝着有利于解决的方向发展。可是，今天这着儿却不灵，郭主任说，自己已经刷了牙，不吃水果。这更使她觉得心神不安。

因此，虽说她身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心思却完全没在电视上。尤其在发生了自以为听到了枪声，结果却不可能是枪声的事情后，她的注意力就更加集中到了门外。

不一会，她果然听到了动静：有人在拍刘局长的门。

她又一次站起身，跑到门口，把眼睛凑到猫眼上看动静。

这次她看到在刘局长的门口有两个人，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都是男人。矮一点的男人拍了拍门，没听见动静，又伸手按了门铃，同时，张嘴叫起刘局长儿子的小名：“军娃，军娃”。高一点的男人则站在一边。他们脚边的地上放着两个纸箱子，样子挺像当地装苹果的箱子。她明白了，这两人肯定是给刘局长家送苹果来的。刘局长家没人来开门，可能是已经睡觉了。自己的丈夫和郭主任多半已经谈妥了解决方案，到计算机中心主任

家继续谈工作了。

这种推断虽然合理，但她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她转身回到房间，跑到阳台上，探头往楼下看。

那天楼下的灯没亮，但她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楼底下停着一辆小轿车，车边站着一个男人在往楼上看。只是因为天色太暗，再加上没有灯光，所以分不清车是什么颜色。

因为楼下的情况也反映不出什么究竟，马副局长的妻子又坐回沙发看电视。这时，楼道中已经没有了敲门的声音，那两个给刘局长送苹果的人应该已经走掉了。

楼道又恢复了平静，马副局长妻子的心中却开始七上八下。算起来，丈夫出门已经有一个多小时，时间也到了晚上九十点钟，怎么还不见回来？丈夫出去时只穿着拖鞋，打算到对门刘局长家去一下就回来，如今显然没在刘局长的家，他又会去了哪里？穿着拖鞋，他能走多远？

8

胡思乱想间，她听到楼道里有人说话的声音，她想，丈夫终于回来了，立刻走到门口，又凑到猫眼上去看，看见的却是楼上杨局长的爱人上楼。

她不死心，继续留在猫眼处观察。这一次，门外很快就传出嘈杂的声音，但仍然不是马副局长，而是一个喝醉的小伙子被三四个小伙子扶着上了楼。

再接下去，楼道又恢复了平静。

虽然心里有点乱，马副局长的妻子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继续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死等。

等人的时间最难熬。不明就里的等待更是对人的一

种折磨。马副局长的妻子人虽坐在客厅的沙发，全身的注意力却全都贯注在门外的楼道。

不知过了多久，她总觉得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突然听到楼道上传出一阵轻微的声音。她马上从沙发上跳起来，浑身紧张得有些发抖。因为在这一瞬间她已经判断出那是从对面刘局长家的门上发出的声音。

按常理，门对面两户人家的距离有好几米，一般情况下，坐在房间里听不到对面发出的声音。

可是那天晚上的情况特殊。

首先，因为升官时间不长，马副局长家和大多数中层干部一样没装防盗门，这样一来，隔音效果就差了一层。

其次，当时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0时左右，周围没有其他的声音干扰，就使得对门发出的声音比较清晰地传到马副局长妻子的耳中。

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当时，马副局长的妻子把全身注意力都集中在楼道，她的头脑中关于楼道里可能发出声音的信息都已经被充分激活，所以，一旦听到声音，她的脑子立刻作出正确的反应，认定是对面刘局长家的门发出的声音。而且，从门发出的声音可以判断，这是从里面开门出来，而不是从外面开门进去。

刚才送苹果的人来敲门不是没人理吗？怎么现在会有人开门？

老马现在肯定不会在刘局长的家里，那又会是谁开门出来？

马副局长的妻子几乎是冲到自己家门口，凑到猫眼

上去看。果然是刘局长家的门开了，有一个男人从门里走出来，他的右手拿着一包白色的东西，左手由后面把门关上。

由于他采用这样的方式关门，这个人就正好面对着马副局长的家门。马副局长的妻子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个人既不是刘局长，也不是刘局长的儿子，而是一个她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陌生人。

一时间，她有点迷惑。这么晚了，怎么会有一个陌生人从刘局长的家里出来？而且刚才明明有人敲门却没人应。

但她没有继续往下想。她听到别人讲过，领导家里发生的任何看起来不正常的事都可能是正常的。

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刚才就待在刘局长的家里，而且根据她的判断，这个人必定是在里面，因为从那两个送苹果的人走了以后，她就没有听见有人进过刘局长的门。

既然他在刘局长的家里，而送苹果的人来敲门时刘局长又不加理睬，那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和刘局长在商量什么事情，或者在商谈比苹果重要得多的事情。

领导的事情不要多问，这是某个老大姐传授给她的“官太太诀窍”。

她从猫眼里看着这个人关上门，走下楼，于是就返身跑到阳台往楼下看，继续观察。

虽说领导的事情不要多问是做好官太太的诀窍，但对领导的事多看多记却是她自己的准则。

凡事多长一个心眼总是好的。

从阳台往下看，她又看到一辆小轿车，和刚才看到

的轿车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刚才那辆车停着没动，边上站着一个男人往上看。这一次，轿车是动的，正在往后倒车。那个手中拿一包白色东西的男人已经下了楼，就在轿车的车头跟着轿车往外走。

轿车开到大门后就开始转弯，那个人则从轿车的车头绕过去，走到了轿车的左侧。随后，车和人都从她的视野消失，她才回到房间。

一切又重归寂静。马副局长还是没有回来，马副局长的妻子要继续等待，因此，她只能继续看电视。

又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楼道上再次传来人声，从猫眼看到的还不是马副局长，而是另一个副局长上了楼。马副局长的妻子看了看手表，不禁大吃一惊，手表的指针明白无误地告诉她，时间已经到了11时30分。

已经是深夜了，马副局长离家已经有两个多小时，怎么还不见回来？

马副局长的妻子再也坐不住了。她匆匆换了件外衣，走下楼，到大楼门口的门卫室，向值班师傅打听有没有看到马副局长出去，什么时候出去的。

门卫的回答让她大吃一惊：马副局长根本没有出去过。门卫说整个晚上自己没有离开过一步，肯定没有看见马副局长离开。

马副局长的妻子心中大乱，匆匆奔回家中，拨通了计算机中心主任家的电话。对方回答说，马副局长确实没有去过。

她又往郭主任家打电话，询问老马是否在他家商量工作。郭主任的妻子接了电话，回答说，老郭晚饭后出

门，至今没有回过家。

这一下，马副局长的妻子彻底慌了。当天晚上老马出去后一桩桩奇怪的事情一起涌上她的心头：清脆的枪声，送苹果的人叫门没人应，从刘局长家走出的奇怪陌生人，楼下的小汽车……

她是眼看着马副局长走进刘局长家门的，门卫又确定马副局长没有出过大门，难道是在刘局长家出事了？

六神无主，她打电话给国税局办公室主任，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将情况原原本本告诉他，问他应该怎么办。

办公室主任说，你先不要慌。马副局长和郭主任有谁身上带着 BP 机，如果有，用 BP 机传呼一下。

郭主任身上正好带着 BP 机，他的妻子就传呼他，半分钟传呼一次，连发数十次，没有任何反应。

办公室主任断定，刘局长家里出事了，立刻通过电话找到刘局长的小儿子，要他火速赶到父亲家中看个究竟。

刘局长的小儿子又按门铃又敲门，里面确实没有反应。打电话到里面也是光听电话铃声响，就是没人接。

这一下大家都慌了神，知道肯定出事了。

深更半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开锁的人。刘局长的小儿子想到刘局长的家和马副局长家的阳台相邻，就从马副局长家阳台的铁护栏爬过去，进入刘局长的家。

进去一看，地上躺着四具尸体。刘局长夫妻再加上马副局长和郭主任，无一幸免。

正局级干部遭枪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被枪杀的最高级别干部。再加上一个副局长和一个正处级干部，“11·10”案件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号凶杀案。